

封面设计：李 芒 芳
插图：陈 秋 影
责任编辑：陈 秋 影

飞去的黎鸡儿

吴 继 路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

*

787×1092 1/32 4.75印张 2插页 78千字

1985年6月北京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000册 定价0.70元

目 录

鼓与舞.....	1
二郎神的脚印.....	8
歌忆.....	16
七夕巧事.....	21
端午节.....	29
左撇子.....	37
弹壳笔.....	43
飞去的黎鸡儿.....	50
花红枣.....	57
取像记.....	64
叮当赋.....	71
死生篇.....	77
壮士图.....	88
丈地.....	95
秧歌剧.....	103
轮声曲.....	110
梦忆.....	117

侯.....	123
雪忆.....	131
古柏·红旗.....	137
后记.....	143



鼓 与 舞

我想，少年朋友们一看见“鼓舞”这两个字，一定会立刻想到“欢欣”，因为“鼓舞”总是与叫人昂扬振奋、兴高采烈的事情联系着，给人快乐舒畅的感觉。现在我把这两个字拆开来做题目，是想跟少年朋友述说一段过去的事，我做孩子时候的一段充满辛酸悲苦的经历……

你们知道，鼓这种东西在我们这古老民族的历史上，用途可真多呀。我们的老祖宗打仗，很早就用鼓来指挥军队、激励将士；“一鼓作气”的典故大家熟悉，后来这话变为成语。大诗人屈原描写战争的诗篇里，有“援玉枹(fú)兮击鸣鼓”的句子，“玉枹”就是鼓槌；打起仗来，鼓角齐鸣，想那场面会多么威武壮观！古代还用鼓与钟来报时辰，宫殿、寺庙、街市设“钟鼓楼”，用敲鼓来报更，“天交三鼓”，人们就知道是深夜了。鼓的更广大的用途当然是做乐器，笙管鼓吹，歌音助兴，鼓总少不了。各种戏曲的开场锣鼓，那是很动听的。这些事情，在我们做

小孩子的时候，在家乡那荒僻寂寞的地方，真是一点也不知道。当时只有一种给我印象很深的鼓，那是一种有特别用途的鼓，叫做“闹丧鼓”。

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村镇，周围被许多大大小小的村庄包围着。村镇本身中心与外围也不同。村镇的边沿住的多是种庄稼种菜的贫苦农户，镇中心是店铺、手工艺作坊组成的几趟街道。而最好的位置是被寺庙和豪门大财主占据着，象最大的地主唐家大院就霸占着前后街最好的地方。

当时穷人的孩子从一懂事、会贪热闹的时候起，就没有什么热闹好看，日子是很枯燥的。只是在有些人家死了人出殡时候，才有一点新鲜的声音色彩，打破点寂寞。可是穷人死了，七拚八凑一口薄板“狗碰头”棺材，几个人抬到野地“乱葬岗”，一埋拉倒，那没有什么好看的。有点看头的是办得起丧事的人家。这当然也等级不同：镇上有一个专门承办丧事的“杠房”，办事人家按着富裕程度到杠房定下门吹棺罩，按抬棺材的人数分为十六抬、二十四抬、三十二抬、六十四抬……，这是出丧的规模排场。出殡时候，钹铙唢呐以外要有许多面鼓，一路吹吹打打，把死人送进坟墓。这种鼓有大南瓜那么大，敲起来声音很脆生，它就叫“闹丧鼓”。

敲闹丧鼓的鼓手是大人，他们大都是穷苦的小贩、手艺人、农民，好象多少受过一点训练，因为鼓不是乱敲，要打出各种名目的套子，叫做“走点儿”。每一面鼓要人背着，背鼓的一律是小孩子，七八岁、十来岁的都成。小孩子个儿矮，把穿着绳子的鼓往后背一背，大人站在后头敲，高低正合适，所以人

们管背鼓的孩子叫“活鼓架”。“咚咚，咚不咚咚，咚”，一路走着、敲着，直到死人的棺材入了土。

当这种活鼓架能得到的报酬是：管一顿饭，外加五六枚铜子儿(当时用的钱币)。

我看过不少次出殡，却还没有背过鼓。但凡做父母的有饭吃，都舍不得叫自己的孩子去当活鼓架，受那份罪。可是在我八岁或九岁的麦秋前，正赶上天大旱。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大人们愁眉苦脸，穷人家孩子光着黑瘦的身子，满旷野去找野菜、捋树叶，一天吃不饱一顿饭，肚子饿得就象装了好多蛤蟆，咕咕呱呱叫。有一天，外号叫瘦鬼的李囤跑到街外来，声音嘶哑地招呼：

“走哇，想吃饭的，都跟我去背鼓去呀！”

不一会儿聚集了一群十来岁的男孩子。大家仰脸儿看李囤青苍苍的脸上蒙着一层可怕的红色，嘴里喷出呛人的烧酒气味。他翻动通红的眼珠，大声咳嗽，忽然奇怪地笑起来，叫道：

“你这老魔怪，妖精，黑心狼！你也有一天要死啊！哈哈，你等着呀，我这就埋你去！”

孩子们愣愣地听他说，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心里很害怕。可是听说能有一顿好饭吃，大家就把野菜篮子丢到家院里，簇拥着跟着李囤，直来到镇上的后壁街。哎呀！这里辉煌耀眼、五光十色的场面叫我们吃惊：街上两旁都搭了席棚、布棚，里面摆满了我们从没见过的纸糊的东西，有人马车轿，八仙像、金银山……大门口还有一对文把高的凶神，手执狼牙棒，

抬起一条腿，呲牙咧嘴。这东西座底下有轮子，一走起来，两个家伙就转动身子，上下挥动狼牙棒，人说这叫“开路鬼”、“打路鬼”。这些东西都是送葬时候要烧掉的，名字叫“祇事”，每一件都值好多钱呢。

“进去背鼓去，一人一个！”瘦鬼李囤不叫孩子们贪看那些“祇事”，把招来的孩子们轰到黑漆大门里去。在一间房门口堆着许多鼓，他叫我们一人拿了一个。

原来这儿就是唐家大院。唐家是村镇上最大最厉害的一家豪绅地主。死了的人是这家的老太爷，经常住在北京城里享福的。他家有几十顷地，县城和镇上都有他家开的当铺、酿酒作坊等大买卖。老地主的两个儿子，人们背后叫他们唐大网、唐大爪，是这地区出名的汉奸恶霸，跟日本侵略军和伪保安队勾结，干了许许多多坏事。这一回老地主死了，他们大闹排场，招来一大堆和尚、道士，念经“超度亡灵”，死了也要到“天堂”去继续享乐。死人的殡葬成了一个尽情挥霍的大典，光抬棺材的就有一百二十八人，闹丧鼓也最多，一共要八八六十四面。村镇和附近乡村的穷孩子们差不多都被招到这儿来背鼓了。

孩子们一人拿了一面鼓背起来。唐家大院这种办丧事的气氛使我非常害怕，我不敢抬眼看那些来来去去的人。出殡时候，铙钹和尖利的唢呐噪声聒耳；“祇事”的仪仗走在前头，棺材后面就是六十四面闹丧鼓。不知算不算幸运，打我这面鼓的，恰巧是瘦鬼李囤。我已经迷迷糊糊了，可这位李囤却敲得分外起劲。几十面鼓一齐敲，那声响真如同下暴雨下冰雹

一样。远处去听不知道怎样，我们背鼓的孩子却是另一种感觉：我们只觉得背、脑袋、胳膊和腿，以至五脏六腑都剧烈地抖动，脚底下就象踩着棉花，心里难受得只想呕吐，随时好象要栽倒似的。

走到街外的土道上，腾起的土雾遮没了一切。我背后的李囤狠命地敲鼓，而且用最恶毒的话咒骂着。他声音很大，但是在杂噪的鼓声里别人听不清他骂什么，我却听得字字清楚：

“你个老狗养的”——咚咚咚咚，“你造罪造够了”——咚咚咚咚，“阎王老子要把你上刀山、下油锅”——咚咚咚咚，“叫你一家子、晚传下辈，不得好死！”——咚咚咚咚！……

当时我非常奇怪，不知道他在骂谁，而且他的咬牙切齿也使我恐惧。后来听大人说了我才知道：李囤恨透了唐家大院的人。他家没有一点土地，只是靠帮人做零活、挑水过活；他有一个哑巴老婆，却生了两个很伶俐秀气的孩子。可是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养不起，只得把十几岁的儿子送到北山一个寺庙去当小和尚，他也被迫到唐家大院来做工还债。他的债好象勒在脖子上的绳套，越挣越紧，他灰心丧气地喝起酒来。他挨唐大爪和他管家的打骂污辱，满肚子的怒和恨没处发泄，这次借着这家的老吸血鬼发丧的机会，把这无边的怒和恨从鼓槌上敲出来。他的诅咒和骂声，伴着急骤的鼓点，象狂风夹卷着冰雹，砸在干热的土地上。

这不是鼓声！

我只觉到处都在轰轰响，心肝都麻木了、裂开了。我真想一耸身把身后的鼓，把这些“祇事”，穿白孝衣干嚎的一群人，

连同棺材里的死老头子，一齐甩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！……我宁肯挨饿，再也不想背这该死的闹丧鼓了！

我当时哪里知道，在我们这古老的民族，受苦难的穷苦大众，背负着痛苦沉重的负担，已经有几百几千年了呵！

更叫人不堪忍受的事还有哩——

出殡的行列喧闹着到了唐家的墓地，作“法事”的和尚、道士，穿着黄的紫的袍子围在墓坑周围，象一群嗡嗡叫的苍蝇。棺材下葬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仪式：主持丧事的总管把所有打鼓的人和背鼓的小孩子叫去，每人给一根糊着毛纸的棒棒和一些纸钱。唢呐齐响的时候，有人带着头挥动手里的棒，把纸钱往空中抛撒，口里“呵呵”地怪叫着。孩子们被驱赶着照样做，跳起一种奇怪的“舞”来。这仪式大概是在死人入土的时候“祛除”魔怪，祈求神佛招引亡魂。可是这是怎样一种乌烟瘴气的“舞”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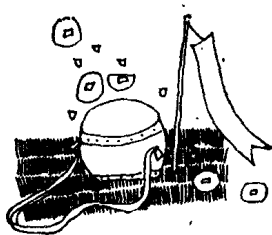
一路上凌厉的鼓声已经把我震荡得心慌意乱了，现在在这太阳光底下的“舞”，更跳得人半死不活。我只觉得昏昏沉沉，满眼看见的是天空中乱飞的白纸钱，孩子们又细又瘦的手臂，李囤的醉红的脸和发出凶光的眼睛。他扔了鼓槌，也在孩子们当中乱跳乱叫起来，他发疯似地撕着自己的衣服，嘴里仍然在咒骂，声音嘶哑、惨不忍睹……我宁愿一生不再看见这种可怕的“舞”！我感到天旋地转，当时便晕过去了。因为我不记得这怪舞的场面是怎么结束的，睁开眼时，已经躺在自家的土炕上，看见了奶奶充满焦急又忽然欣喜的脸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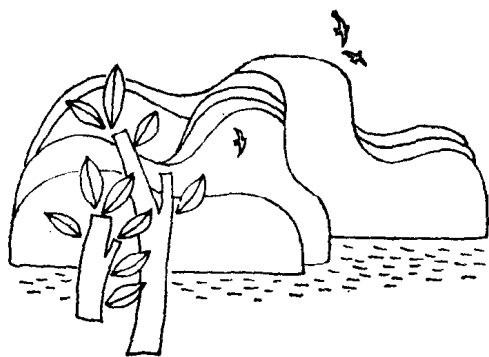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朋友们，这就是我孩子时候对“鼓”和“舞”的一个惨

淡印象。那是黑暗的年代，人民受苦难的年代；我们只赶上了这个年代逝去时的一个尾巴。因为不久抗日战争胜利，我们的家乡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欢庆解放的时候，村镇上的人们把各种锣鼓乐器都拿出来了，到处响起了震天动地的鼓声。孩子们唱起新学的歌：

“放鞭炮，打锣鼓，
开开大门迎八路……”

以后人们学会了打霸王鞭、跳秧歌舞，手里拿着红绸彩带，镰刀斧头，这才开始了真正的“欢欣鼓舞”，我们也开始了充满阳光的幸福童年。





二郎神的脚印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们说，“幸福”这个词儿要怎么解释才算准确，才算完全？要我解释这个最诱人的词儿，不见得有你们说得好。可是我有一条优越性：年岁比你们大！我记得自己象你们这般大时候的许多事情，拿那时候的事跟你们一比较，就感到意思明白多啦。

我们长到七八岁、十来岁，还都混混蒙蒙、胡里胡涂，不用说科学知识，就是许多普通事情，还任啥不懂哪。看见你们现在有那么多书籍报刊，从电影电视的银幕和荧光屏上，从老师和长辈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知识：关于世界，大自然，关于历史、祖国、人类，关于我们自身的一切，关于人们生活的意义，努力的方向……。一个人从小孩子时候，就获得这么多知识，学科学文化，我常感到这是非常大的幸福。“哟，这算什么呀？”你们可能有人撇嘴了，叫起来反驳我了：这不是普通又平常的事吗？这叫什么幸福呢？

空洞的争论是枯燥乏味的。我来讲一段我小时候的事情吧，当然需要先声明：这档子事也是挺平常的。

我常回想：我们做小孩儿时候是怎么“懂事”的呢？我的家乡是北方荒落穷苦的村镇，镇上有一所小学校，算是文化单位。可是那小学对许多农民孩子，是一个神秘遥远的天堂，我们不敢想进去。我们“懂事”，是靠听祖母祖父“讲古”、说故事听来的。在夏天场院的葫芦架下，在冬天烧着泥火盆的土炕上，我们瞪着饱含渴望神情的眼睛，用心地盯着老人们布满皱纹的脸，把老人们讲的故事传说——那些悲的、喜的，新奇的或恐怖的东西，一古脑吸到心里去。他们讲得娓娓动听，就象真有那么回事，我们孩子当然信以为真，一点儿不怀疑。我们心目中玉皇、玉母、牛郎、织女是真有的，就连稀奇古怪的妖怪神仙，也只当生活在我们周围，所以叫我们恐惧的害怕的事很多。

单说老人们反反复复讲过一个“二郎神担山赶太阳”的故事，说是：很早很早的时候，总是“盘古开天辟地”以后吧，天下除了茫茫无边的大海，到处是挨挨挤挤苍苍莽莽的高山，人们没办法过日子。有一位二郎神，是个顶天立地、力大无比的汉子，看看天下这么荒凉，心里很焦急。他想叫人们种植树木、庄稼，可是遍地的大山碍事。他就立志要搬走这些大山。他做了长虹似的一条扁担，开始搬山了。他把那些盘踞肥美土地的荒山野岭，一座一座拱活动了，然后用大海的鱼皮做成的绳子拎巴拎巴，扁担一插，一头一座山，挑起来就朝东海走，咕咚咕咚把山扔到东海里去了。他不住地搬呀，填呀，日久天长，

海水退远了，大山腾开的地方成了可以种庄稼的田地，河流湖泊也多起来。这件大事真是太苦太累了，连这位神通广大的二郎神也吃不消。原来因为当时天上有十个太阳，你来我去地炙烤着大地，田地常被晒干，江河也干涸了。二郎神没日没夜地搬山，汗蒸没了，连喝口水也困难。他终于忍不住暴怒起来，吼着对太阳说：“都是你们作怪呀！”他把担着的山放下，抄起那根扁担驱赶太阳。太阳们惹不起这位尊神，一个个慌忙逃走，这一来天下又变得昏黑阴冷了。没有光亮和热气还怎么搬山哪？二郎神又追上太阳，扁担一横拦住了一个……，从这以后，天下就只剩了这一个太阳，每天乖乖地从东山出来，从西边回去，把光焰照耀大地山川，带给人们温暖与光明。二郎神白天搬山，夜晚也好歹睡个囫囵觉。

……传说故事本来完了，可是老人们还加个尾巴，接着向孩子们说：

“那以后，天下人开始春种秋收过日子，二郎神照样担他的山。有一回他挑着两座大山到东海去，经过我们这地方。他忽然觉得脚底下硌得慌，就放下担子，脱了鞋子往扁担上磕打，有一块石坷垃从鞋里滚出来，掉到地上了。这个石坷垃到现在还有哩，就是咱们北边那架牙耶山。”

北面的牙耶山，我们远远地能看见它淡淡的影子，可是它是这么个来历我们可不知道。不知是为了撩拨我们的好奇心，还是不容我们置疑，老人们又告诉我们：后来二郎神搬完了山，他的个子也就慢慢变小了。可是他变得最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奇大的大人，一抬腿能迈到山上去。到如今在牙耶山

顶上还有二郎神的一只大脚印呢。

我们祖国的民间有许许多多这种传说、故事，小孩子到现在也还在听。可是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能分别出真假来。我们做孩子时候却不成，我们的知识那么少，大人们这些口头传说成了我们的精神养料，引起我们的憧憬、遐想，鼓动起我们强烈的好奇心。我们常常在村外的沙岗上，呆呆望着牙耶山出神。那山离我们村镇有三十几里路，看上去只是天边一抹朦胧的曲线。可是在我们心目里，那山闪烁着神奇的色彩。二郎神和他的脚印吸引和诱惑着我们，恨不得飞到那里去看看。

这一年的秋尾，我们感觉到村镇的气氛大变了。在村镇上盘据了多年的伪治安军偷偷撤走，人们纷纷说：日本鬼子完蛋了！这样的大事变对我们孩子好象没有太大影响，我们只觉得大人脸色开朗了，大家说笑多了，对我们小孩的管束不那么严厉了。这样我们便钻了一个空子，五个小伙伴：大来、二泉、二龙、我、还有一个，偷偷商量好，都向各家父母撒个谎说是去外村捡红薯，实际却结伴去牙耶山，去看二郎神的“脚印”去！

是个清爽的秋凉天气，我们一大早就溜出家门，在约定的地方等齐了人，就兴冲冲朝牙耶山的方向出发了。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生长的村子，目不暇接的是生疏的村树、田垌，脚下伸展着无穷无尽的乡村土道，这使我们心里又新奇又喜悦，还有点胆怯。我们跨过潺潺的小溪，一缕炊烟，一群老鸦，都引我们注意。走过两三个村庄，正当有点疲乏的时候，忽然一只肥大的野兔从我们眼前的田地斜穿过去，奔跑得那么快，象是哪位神仙大将贴地皮射出的一只箭，我们齐声呼叫

起来！

小鸡、小鸭和别的禽鸟，刚刚啄破蛋壳跳出来满处奔跑是个什么情景呢？我们五个跟它们怕是差不多。三十几里路够我们每人两条小腿量的，走得将到中午，虽然人人筋骨酸乏，气喘吁吁了，可是个个都说“不累！”等转过一片杨树林，看见牙耶山就在眼前的时候，我们一阵欢呼，朝山脚奔跑起来。

“噢——到喽！上山呀！看谁先爬上去看见神脚印呀！……”

我们呼喊着重往山上攀去！这小山本来有盘曲的山路，可我们不知道也顾不得去找，只是直冲着爬上去。

荆棘杂草拉扯我们的衣服，裤子刮破了，手刺流血了，不管它，接着往上爬！

许多巨大的石堞象野兽似的挡住去路，不怕它，绕过它们，往上爬！

谁摔了一跤？回头看看，不碍事，已经爬起来了，继续爬呀，爬呀……

终于到了山顶啦！这是一个很宽敞的马鞍形的地方，不远地方有一大片绿苍苍的树木。我们五个人都上来以后，就四下跑着去找“神脚印”。

“哈，这里呀！二郎神脚印在这里呀！”二泉在一片平平的石崖旁边叫起来，我们几个都奔过去——

只见眼前一片平整的山岩上，灰青色的磐石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长圆形石坑，一端略粗些，恰象一只鞋印。大石里里外外皴裂着，边沿上却光溜溜的象抹了油，这准是多少年人们摩

擎的痕印。我们五个人都跳到石坑里面去，互相开玩笑，说对方是二郎神的脚趾头。我们不知道是陶醉还是失望，反正我们找到了神脚印，这时候尽顾说笑打闹，什么神话、人话都不放在心上了。

这时忽然有个陌生的声音传来：

“上来上来！”

我们一齐抬头，看见一个大人站在“脚印”边沿用命令的口气向我们说话，他一身灰布衣服，腰系着锃亮的皮带。我们爬出坑，怯生生望望那个人，大口喘气，不吭一声。

陌生人开始盘问我们：哪里的人，跑到山上来做什么……我们嗫嚅了一会，照实告诉了他。那人听我们说是“来看神脚印的”，哈哈大笑起来。不过他马上又变严肃了，又问了我们一些话，就说：“这里不能随便上来玩的。”随后叫我们跟他去。

我们跟他到了那片柏树林，看见这里原来还有一座庙，深红色的墙头生着茂草，山门外是两尊大石狮，石狮的脚上都拴着马，有两个持枪站岗的人，守着山门。带我们的那人向站岗的低声说了句什么，朝我们点点头，我们就跟他进了庙门。

院子不大，院里松柏成荫，石铺的甬路两边堆放着许多东西。我们细一看，原来是各种枪、炮，子弹箱，还有马鞍、洋锅和我们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我们觉得特别显眼的是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太阳旗，那是我们在村镇街上见过的日本国旗，血红的大圆块，四周还有字。（字我们当时不认得，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“武运长久”，“东亚共荣”之类，是侵略者的梦话。）另一个是钢盔，看见这玩艺我们不由有些害怕，因为想到了那下面

的凶脸。

带我们的人走进大殿，不一会儿，又同一个脸上有胡子的人一起走出来。这人样子很和气，还拿了两个方铁盒给我们，里面是方方的小硬块，向我们说“吃吧。”我们真饿了，就嚼起这东西来。嘿！又脆又甜，非常好吃，不由得抓了一把又一把，狼吞虎咽。那两个人都抱着肘，很有兴味地看我们吃。忽然那长胡子的笑起来说：

“看起来，你们不是特务，是真上山来找神脚印的。这山上戒严，不许随便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”他又回头问：“放哨的怎么没有发现？”

带我们进来的人说：“他们是从尽南边爬上来的，那儿根本没有路。”

长胡子的人又向我们说：“你们看见二郎神脚印了吧？你们不知道二郎神早改行了？”他又笑起来说：“现在他是后勤部战利品管理处仓库主任！”

我们顺他的手朝正殿看去，大殿里昏黑一片，我们只影影绰绰看见一尊大神像的下半身，是金色的，却看不见那脸。这时候我们几个嘁喳了一阵，恍然大悟了：看这里的人右臂都佩着白地黑字的臂章，那上面的“八”字我们都认得，原来眼前这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呀！

不久以后，八路军就把我们村镇一带也解放了。在牙耶山上，我们五个孩子第一次看见了八路军，这支在共产党领导下，血战了八年终于打败侵略者的人民军队。在以前，家乡的人们秘密传颂许多故事，都叫他们“神八路”呵。